

初中國文選讀

680-2^B

二下



ALG
6/24/5
277



3 2168 9830 8

16	吾廬記(魏禧)	34
15	瘞旅文(王守仁)	31
14	李疑傳(宋濂)	28
13	玉冕傳(宋濂)	25
12	種樹郭橐駝傳(柳宗元)	23
11	原毀(韓愈)	20
10	將進酒(李白)	19
9	觀車利尼馬戲記(閔萃祥)	16
8	遊黃山記(袁枚)	12
7	愚溪詩序(柳宗元)	10
6	放鶴亭記(蘇軾)	8
5	晉獻文子成寶(檀弓)	7
4	曾子易箆(檀弓)	7
3	兵車行(杜甫)	5
2	說無名之英雄(梁啓超)	4
1	斐律濱百震亨瀑布游記(蔣維喬)	1

二下 精讀文

12	陽歷(玄同)	67
11	風波(魯迅)	59
10	打破思想界的四種迷信(饒上達)	56
9	到湖州後的感想(戴季陶)	53
8	買絨線(蘇梅)	51
7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曾國藩)	49
6	初步作文訓練(陸懋綸)	48
5	論學文之法(范樟)	46
4	紙船(冰心)	45
3	祝你奮鬥到底(謝婉瑩)	42
2	范縣署中與弟墨第四書(鄭燮)	40
1	讀書與求學(伏園)	38

略讀文

○斐律濱百震亨瀑布游記

斐律濱有著名之瀑布，在百震亨；其地距○馬尼拉九里五英里，有鐵道可通。

余於民國六年二月，偕考察教育諸君赴○露思班諾斯參觀大學農林科；其地距百震亨祇十五英里，因欲往遊。

同人中多畏其險，不願往，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傅君煥光林科之留學生也，亦願從，乃克成行。

遂宿於露思班諾斯。

明日黎明，乘汽車遊行，歷二小時餘，至焉。百震亨雖一小鎮，然街衢平坦，市肆整潔；據黃君任之言，酷似南美洲也。

自車站行不半里，至河畔，雇獨木舟。舟土名龐打，剝木爲之，兩端尖，較我國南方之○脚划船尙小一倍；中置兩摺竹榻，僅可坐客一人；舟子二人，一坐

船首，一坐船尾。前後划槳，余等三人，各乘其一。

將行時，舟子云：『必須先至客店租賃雨衣帽及鞋；否則中途衣履必盡濕。』余等未之深信，漫應之曰：『行矣！即濕何妨。』遂解維。

自百震亨河下游溯莫隔達比河東南行，少頃即遇險灘，水湧如沸，舟人入水推輓其舟而過；浪花濺入，衣爲之濕，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

一灘甫過，而第二灘復至。水益沸，浪益湧；於是乃解去外衣褲，摺置提包中；祇餘裏衣褲，與波浪肉搏。然一路兩峽壁立，愈轉愈深；樹木倒懸其間，作濃綠色；鳴鳥上下，如迎異客；河水紆迴，皆碧色。險灘則礁石矗立，小者如拳如斧，大者如牛如象；水激其間，悉化泡沫，作白色；令人優美之情，壯美之情，一時交迸，至足樂也。

所過險灘凡七，愈上愈險，而景亦益奇。最險之灘，礁石益多，而巨水皆作旋渦；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蒼苔極滑，幾不能舉步。迨舟人放空舟渡灘，則悉棄衣履於石畔，再登舟。如此渡七灘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

瀑勢自峭壁懸空而下，砰轟之聲，可聞數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而奇險則過之。觀玩既久，並以手鏡攝影。乃促舟子前進，欲窮第二瀑之勝。舟子不許，謂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余等再三強之，則云：「昔有美國人，亦因不諳地勢，頑強自恃，必欲觀第二瀑，逆流而上，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意其以危詞恐駭也，則告之曰：「余等好奇，非畏死者。」舟子皆曰：「君等不畏死，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焉能從？」卒無如何，乃返。

返時，順流而下，行駛絕迅，過灘不必推輓，趁水勢渡亂礁間，若行所無事；而舟之兩舷，駭浪拍入，則較來時益甚，周身如沐，可謂淋漓盡致。至來時解衣處，取衣而不能著也。

險灘既過，放棹中流。傅君與舟子閒談，則皆畢業於小學者。……歸時，一路爲炎日所逼，濕衣亦乾。十二時半，抵岸。

- ①〔斐律濱〕太平洋中羣島名，昔屬西班牙，今屬美國。
②〔瑪尼拉〕斐律濱羣島中呂宋島之都會。
③〔露思班諾斯〕馬尼拉村名。
④〔脚划船〕船甚小，行甚速，可以足踏，故名。
⑤〔大龍湫〕雁蕩山中之瀑布名。

說無名之英雄

梁啓超

今日中國之所以不振，患在無英雄，此義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無英雄之故，患在無無名之英雄，此義則能知之，能言之者，蓋寡矣。

夫我中國今日果有英雄乎？無英雄乎？吾不得而斷之。渡假有一二之英雄焉，有三數之英雄焉，而全國之人，能許其卒成英雄與否，非吾之所敢言也。

譬之一軍於此，其能成大功者，繫乎將帥；然使將帥能成大功者，又繫乎兵卒。雖以○拿破崙○惠靈吞之能，而使之率中國之○綠營○防勇，吾知其必○無能爲役也。一軍如是，一國亦何莫不然。國也者，非一二人之國，千萬人之國也；國事也者，非一二人之事，千萬人之事也。以一國之人，治一國之事，事罔不治。若欲以一二人，而治一國之事，其餘千萬人皆○委之而去，或從而○掩蔽之；雖聖賢未有能治者也。

世有望治者乎？願勿望諸一二人，而望諸千萬人，質而言之。卽勿望諸他

人，而望諸自己云爾。勿曰：「我不能爲英雄。」我雖不能爲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爲無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爲無名之英雄，則有名之英雄，必於是而出焉矣。

○〔拿破崙〕法帝初爲砲兵士官，後屢意破奧據埃及一七九九年歸法，自爲新政府首領，改革制度，編譯法典。一八〇四年稱帝，霸歐洲。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爲同盟軍放於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放流於聖海倫島，病胃瘵而歿。

○〔惠靈吞〕英將，一八〇八年，屢破拿破崙之兵於大陸。一八一五年，任歐洲聯軍統帥，敗拿破崙於滑鐵盧，以功賜公爵，一作威林敦，又作威斯勒。

○〔綠營〕卽綠旗兵，起於明時，清因之，有馬兵步戰兵守兵三等，最廢敗。

○〔防勇〕清制，凡有所戒備之處，皆設防勇，如海防邊防等。

○〔無能爲役〕言無可驅使，不克成其戰功也。

○〔委〕捨棄也。

○〔擣齧〕猶言排擠傾軋也。擣，音礙，訛，音罵。

兵車行

杜甫

車鞞，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

國文選讀 … 兵車行 (杜甫)

營田；去時①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②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③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久戰，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去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④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①〔防河〕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以吐蕃時侵擾河右，令隨右諸軍及關中兵集臨洮（今甘肅臨縣之臨潭）防，謂之防河。

②〔營田〕唐時營於要衝險地置營田，集流民耕種，遇警，卽用以充役。

③〔里正〕古之鄉職。唐制，百戶爲

一里，里置正一人。④〔武皇〕指玄宗。據近人考證，謂持漢武帝，係借漢武說唐事。

⑤〔山東〕泛指今山西河北各地，

謂在太行山以東。⑥〔青海〕開元中，營迭破吐蕃兵於青海西。

曾子易簣

檀弓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⑤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一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①〔華而脫〕華者華飾之美，脫者節目之平聲。②〔呼〕發聲欲問也。③〔然〕曾子識童子之意，故然之。④〔季孫〕魯桓公季孫氏。⑤〔元起易簣〕以病不能自起而易命元袂易。⑥〔革〕亟也。⑦〔變〕動也。⑧〔得正而斃〕謂得正道而歿。⑨〔斯已矣〕已猶畢也，謂此則一世事畢不陷於惡。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國文選讀 ... 曾子易簣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焉！^⑤歌於斯，^⑥哭於斯，^⑦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⑧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⑨善頌善禱。

- ①〔獻文子〕即趙武晉卿獻文其諡也
- ②〔成室〕新屋落成也
- ③〔發〕發禮往賀
- ④〔張老〕晉大夫
- ⑤〔輪〕輪囷高大也
- ⑥〔奠〕奠，祭也
- ⑦〔歌〕祭禮作樂也
- ⑧〔哭〕死喪哭泣也
- ⑨〔聚國族〕蘇集國賓聚會宗族也
- ⑩〔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罪重服斬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九京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今山西絳縣北
- ⑪〔善頌善禱〕謂張老之言著於稱頌文子之言善於祈禱也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牛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

② 儻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③ 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⑤ 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⑥ 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⑦ 周公作酒誥，⑧ 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⑨ 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⑩ 避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旅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上覽兮，擇所適。翻然⑪ 斂翼，宛將⑫ 集兮；忽何所見，⑬ 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飽汝。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

留。

- ①(鼎寧) 神宗年號
- ②(彭城) 即今江蘇銅山縣治
- ③(雲龍山) 在今銅山縣之南張天驤隱於此遂號雲龍山人
- ④(麓) 山足
- ⑤(岡) 山脊也
- ⑥(馴) 順習也
- ⑦(陂) 澤障曰陂
- ⑧(篠) 向也
- ⑨(掘) 酌也
- ⑩(鶴鳴于九皋) 一句 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皋至深遠矣而聲聞於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也
- ⑪(衡懿公好鶴) 左傳魯閔公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皆曰使鶴懿公有降位余焉懿戰遂滅衛
- ⑫(周公作酒誥) 酒誥周書篇名商紂醉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築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周公作酒誥以教之
- ⑬(衛武公作抑戒) 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三章云顛覆厥德荒蕪于酒
- ⑭(劉伶阮籍) 晉劉伶阮籍崇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尚秀王戎嵇康等爲竹林七賢
- ⑮(遷世) 遷世也
- ⑯(斂) 收也
- ⑰(集) 鳥飛而下止也
- ⑱(矯然) 高舉也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④以愚觸罪，謫瀟水

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韓武子邾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

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①漱滌萬物，②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③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④鴻蒙，混⑤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

- ①〔瀧水〕在湖南零陵縣城外。
- ②〔瀧水〕源出湖南寧遠縣南九疑山，北流至零陵西北，入湘水。
- ③〔以愚觸罪二句〕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
- ④〔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
- ⑤〔新漸〕音銀，辯爭貌。
- ⑥〔樂〕音效，喜好也。
- ⑦〔峻急〕湍急也。
- ⑧〔坻〕音池，小水曰坻。
- ⑨〔幽邃〕深遠也。
- ⑩〔寧武子二句〕寧武子，衛大夫名，魯論語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 ⑪〔類子終日句〕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知如也。』
- ⑫〔簪〕聰明也。
- ⑬〔瑩〕光潔也。
- ⑭〔翳〕玉露也。
- ⑮〔漱濯〕洗濯也，淋音瘦。
- ⑯〔牢籠〕包含之意。
- ⑰〔茫然〕無知貌。
- ⑱〔鴻蒙〕元氣也，亦作鴻蒙，一云海上氣。
- ⑲〔希夷〕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

○遊黃山記

袁枚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冽，在懸崖之下。夕宿慈光寺。

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逕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

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一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強，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④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

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外，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⑤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

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⑥百步雲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⑦光明頂，與⑧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鍼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嶺寺宿焉。趁日未落，登⑨始信峯；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峯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

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干尺耳。」僧大笑。

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峰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舖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錦，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蠹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峰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後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鶻突數十峯，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

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鞵，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猿猴，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甌怪峰，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

堪置想。然事已至此，惴慄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托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①羽化。淮南子有「②膽爲雲」之說，信然。

初九日，從天柱峰後轉下，過白沙缸，至③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①〔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高千餘丈，有三十六峯。②〔白嶽〕山名，在安徽休寧縣西四十里，高三百仞。③〔湯泉〕

在黃山之紫石峯下，名砂泉。④〔兜籠〕竹製之具，遊客乘之，由人肩以登山。⑤〔雲巢〕黃山前海一石洞名，在文殊

院下。⑥〔前後海〕黃山分前後海；前海跨歙休寧三縣，後海在太平縣，名爲海者，山頂原有平遠之沙漢如瀚海——戈

壁——又多雲氣，平鋪山峯，巒頂如島嶼故也。⑦〔百步雲梯〕陸險之登道，名爲百步，有四五百步，兩旁有深坑。⑧〔光

明頂〕山頂名，當天梯蓮花雨臺中間之上。⑨〔蓮花天都〕黃山之峯，以此二峯爲最高，皆在前海。⑩〔始信峯〕

必走近整之，始信其峯有三，故名。⑪〔雲鋪海〕雲平鋪如海也。⑫〔天台瓊臺〕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北，瓊臺爲

天台山中之一峯。⑬〔羽化〕世稱成仙曰羽化，言其飛昇變化，如生羽翼也。⑭〔膽爲雲〕淮南子精神篇：以天人相較，

吾人膽爲雲。注：膽爲金、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⑮〔雲谷〕地名，在後海。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閔萃祥

意大利，卽漢書○大秦國，在西洋立國爲最早；其通於中國，亦視今通商各國爲最先。顧凌夷已久，在昔爲歐羅巴大一統之國，今則等諸自○節以下，故雖與於通商各國之列，而商務特徵。惟其國優人車利尼所演馬戲，頗著聞於外，嘗兩至上海，觀者豔稱焉。

丙午夏四月，余偶客於滬，適馬戲至，遂往觀之。戲所在虹口，結竹爲屋，市券入，見鐵檻車二，畜獅虎各三頭。虎猶可見之物，獅則不恆見——其首類犬，色黃微黑，毛蒙茸覆面，項以下毳毳披拂。後半全類牛，惟尾端稍大，蓋與圖畫相傳五色斑斕者殊不類，而矯捷神駿之概，足與虎埒。其右立大象二，不加維繫，以鼻取稻草，卷而上，舒而下，意若以爲玩然。象旁臥一牛，色黑白相間，背肉墳起，若負贅瘤，或曰產印度，彼方之人所奉以爲神者也。稍進有大木匣，網以鐵絲，參大蛇三，圍皆尺許，盤互交結於其中，余畏腥掩鼻而過。忽鳴聲嚶然，則

數猴抱持戲於押。押旁有鳥二，長頸聳肩，兩其足而不翮，蓋駝鳥也。馬則或大，或小，種類不一。

循覽甫周，聞鐘聲自內出，客皆進。進爲大圓廬，高約六丈，徑可十丈餘。中爲圈，徑四五丈，以木爲闕，闕其後，爲人馬出入。闕之外，設椅爲客坐，分二等，闕之以布，又外累版，螺旋而上，迄乎廬之四周，客坐之下者也。坐定樂作，八騎並出，男女各四人，循圈馳。復一女馳而出，衆馬皆視其馬首之東而東，西而西，或左旋，或右旋，忽而分，忽而合，磬控縱送，盤折疾徐，莫不與樂聲相應和。樂止復作，一少女立高驄疾馳，距躍曲踊，作種種舞：時而若輕燕之兩翅掠，時而若商羊之一足跳，時而若麗娟之隨風舉，時而若綠珠之從高墜，飄乎若飛仙，矯乎若游龍，迷離恍惚，渺乎其不可狀。則有曳廣帛，當馳道，馬出於帛之下，女騰於帛之上，輒爲誦工部『穿花蛺蝶，點水蜻蜓』之句，猶未足喻其靈妙也。則又有持竹圈闕其前，馬馳自若也；女騰圈而過，立馬背，馳自若也。嘻！神技矣哉！車利尼者，自牽兩馬，小而駿，持長鞭左右磨，使之作人立，使之作狙伏，

使之相對馳，相背馳，一前一卻馳，交互交錯，無不中節。

演良久，乃驅象出，先舁大木桶，覆置於圈之中，曳象登其上。以鞭指揮，則昂其鼻，舉左右前後足，舒而向上；復以鸞鈴系兩足，樂作，則左右騰踏，琅琅聲隨樂聲為抑揚頓挫。曳而下，一象前行，一象聳身伏其背，蹒跚而入。象故龐然大，而態若穉，殊可愛玩。

最後開其前闕，數十人挽檻車趨，則獅也。一人開檻之門，入而撫獅，獅張其口，其人以手探獅吻，獅呼呼作聲。撫弄已，取板作鴻溝之畫，揮一獅居檻之上，為壁上觀，而使其二相對超躍。又取煙火燃置板上，獅怒，冒火衝擲，愈益奮。火息而躍止，忽若破鉦擲地聲，乃獅吼也。戲於是畢。余以未見虎戲為不慊於心，有友語余，其演虎亦猶是云……

○(大秦園) 見後漢書西域傳：據史家考證，即古時歐洲之羅馬帝國。

○(大秦園) 見後漢書西域傳：據史家考證，即古時歐洲之羅馬帝國。

○(商羊) 鳥名，一足，文身赤口，晝伏夜飛，穿如人噓，將雨則鳴。

○(麗

媚) 漢武帝宮人，善歌舞，每歌李延年和之，唱迴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帝嘗以衣帶縛麗麗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

○(綠珠) 晉石崇之美，珠秀求之，崇不許。秀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

○(游龍) 謂其形態之天矯，如游龍也。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

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

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

斗酒十千恣歡譁。

主人何爲言少錢？

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

○千金裘，

呼兒將出換美酒，

與爾同銷萬古愁！

○〔岑夫子〕指岑參。

○〔丹丘生〕丹丘姓元，少時神仙術，白雲作元丹丘歌。

○〔陳王昔時宴平樂〕三國時

魏曹植封陳王所著名都篇有(歸來身平絕美酒十千)句。按平樂為漢明帝時觀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故洛陽城西。

(五花馬)留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又白樂天詩云：(鳳窠裁五色馬鬣剪三花)乃知所謂五花者，亦是胡馬鬣為五花耳。

其說亦通。④(千金裘)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

原毀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

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也。取其

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⑤詳，其待己也⑥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舉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于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

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⑦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

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

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

① 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① (周) 密也。

② (約) 簡也。

③ (藝) 人，多能之人。

④ (病) 短也。

⑤ (詳) 求備也。

⑥ (廉) 不多取也。

⑦ (必) 其人之與，猶言必為其人之黨矣。

⑧ (將) 有作於上者三句，存，察也。幾，期望也。謂將有賢人在上位者，得吾

原毀之說而察之，則不因人之毀譽而為舉措，國家亦可望治矣。

備覽

浦二田曰：此文須細辨根苗。從根顯苗，所謂原也。毀者其苗，怠忌者其根。古之君子，不怠不忌，今之君子則怠則忌，而怠又忌之根也。故入後特將怠字之意，預先下砭，然後單就忌心對勘，使毀態活躍而出。嗚呼！俗壞于士論之互訐，而禍中於國家之失真。宋明黨局，其左驗矣。非細故也，結語毋忽。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①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②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③孳也。能順木之^④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⑤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⑥莖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愛之太勤，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而①穫，蚤②蠶③繅而緒，蚤織而④縷，⑤字而幼孩，⑥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⑦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 ①〔獲〕僥疾也。
- ②〔觀遊〕謂種樹行業者。
- ③〔孽〕發育也。
- ④〔天〕自然而非人力。
- ⑤〔土欲故〕宜用舊土。
- ⑥〔蒔〕種也。
- ⑦〔穫〕刈也。
- ⑧〔縷〕抽繭出絲也。
- ⑨〔縷〕布縷也。
- ⑩〔字〕養也。
- ⑪〔遂〕長也。
- ⑫〔煖餐〕熟食也。朝曰餐，夕曰煖。

○王冕傳

宋 濂

王冕者，^①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者，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②長明燈讀之。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③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④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⑤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吏，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

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⑥東吳，渡大江，入^⑦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

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生。北遊燕都，館^⑭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孤兔遊矣。何以祿仕爲？」即日將南轍。會其友^⑮武林廬生死^⑯，深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深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

冕旣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⑰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朗誦之。旣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賦詩千百言不休，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喜畫梅，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我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⑱汝穎兵起，一一如冕言^⑲。皇帝取^⑳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㉑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

聳，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案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篲，穿曳袍地，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要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今類是夫。』

○〔王冕〕字元章。○〔諸暨〕縣名，明清屬浙江紹興府。○〔長明燈〕佛前所燃燈也，晝夜不滅，故曰長明。○〔安

陽〕安陽今縣名，明清爲於河南彰德府治，今屬河南河北道。韓性字明善，元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博綜羣書，於性理之說尤深，造爲文一主於理，卒，諡莊簡先生。

○〔越城〕紹興，在時至宋閩，曾改有越州之名。○〔著作郎〕著作郎，三國時魏所置官，唐中書，晉改尚書，明始廢。孝光字季和，元樂清人，少博學，志節復古，順帝時，以秘書監著作郎召，其爲文，一法於古人，不趨世尚。

○〔東吳〕指江蘇一帶。○〔淮楚〕泛指蘇皖兩湖諸省。○〔秘書卿〕漢置秘書監之官，隋置秘書省，以監

爲長官，少監次之，元則以秘書監爲官署之稱，猶爲長官。○〔武林〕即今浙江杭州。○〔濠陽〕濠水以北地，卽今蘇州。

○〔九里山〕在江蘇銅山縣北。○〔汝穎〕元末，妖人劉福通倡亂，反於潁州，立韓林兒爲帝，肆擾河南，羣雄繼起，遂亡元祚。

○〔皇帝〕指明太祖。○〔蔡州〕今浙江金華縣。○〔諮議參軍〕諮議官而參贊軍事者。○〔城南〕常

蘇少年，受學於鄉貢進士 同人 夢吉——字屺之金華人——時。○〔孟案〕案古審字，其人不詳。○〔要駕〕要讀封，上

聲與泛同，覆也。要駕，言馬有逸氣，不待就轡也。

國文選讀 … 王冕傳 (宋濂)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受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則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睜睜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背，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

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貝牀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

爲刮磨⑤浣⑤滌⑤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兩餘，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⑤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⑤籍其數而封⑤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⑤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接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却弗受，反⑤贖以貨，遣歸。

⑤平陽耿子廉⑤械⑤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

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爲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⑤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⑤姁姁⑤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

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 ①〔金陵〕即今日之首都也。
- ②〔逆旅〕後漢書郭泰傳：每行宿逆旅，脫躬灑掃，及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逆旅，猶今言旅館。
- ③〔僅可〕未足之辭。
- ④〔餽〕同饋。
- ⑤〔盥〕音貫，以盥水洗沃曰盥，兩手掬水，象形。
- ⑥〔詆誚〕辱也，責也。
- ⑦〔瞞明〕謂去聲，相視貌。
- ⑧〔腹〕合目也。
- ⑨〔斂〕古尋字，強取也。
- ⑩〔輦轂下〕明初建都金陵，以天子之車輿所在，故曰輦轂下。司馬遷報任安書：「得罪輦轂下。」
- ⑪〔通濟門〕明初建都金陵，南曰正陽門，正陽之西曰通濟，秦淮水由此入城。
- ⑫〔六物〕左傳：公曰：何謂六物？曰：歲時日月星辰也。
- ⑬〔推〕推人賈賂，天休咎，不知所自起，或曰天竺梵學也。
- ⑭〔休〕度也。
- ⑮〔谷〕災也。
- ⑯〔金華〕縣名，屬浙江省。
- ⑰〔吏吏部句〕吏，府史之屬；吏部，舊爲六部之一；蓋范景淳有職事於吏部者，故曰吏吏部。
- ⑱〔汎除〕汎音備，灑也，除猶言灑除。
- ⑲〔糜〕煮米使糜爛也，猶今言粥也。
- ⑳〔滋甚〕猶言益甚。
- ㉑〔溲〕小便也。
- ㉒〔矢〕屎本作矢。史記廉頗傳：「飯三遺矢。」
- ㉓〔洗〕音換，溼衣垢也。
- ㉔〔滌〕音狄，洗也。
- ㉕〔脫〕爲或然之辭。
- ㉖〔籍〕籍，借也，借簡書以記錄之也。
- ㉗〔識〕音志，記也。
- ㉘〔聚寶山〕在金陵聚寶門外，東巔爲雨花臺，山麓爲梅雨。
- ㉙〔陽〕明山西有平陽府，浙江有平陽縣，按歌似指浙江者也。
- ㉚〔械〕桎梏也。
- ㉛〔逮〕追捕也。
- ㉜〔號〕大呼也，又哭也。
- ㉝〔太史氏〕亦景淳自稱。
- ㉞〔殉〕殉音賄，逼也。史記淮陰侯傳：項王言：「請殉。」
- ㉟〔願〕音願，謹也，音也。
- ㊱〔舉世一旬〕史記有夷列傳：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兩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

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盃，嗟吁涕○洟而告之。曰：

「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鄉，遊宦不踰

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

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愛者。夫衝冒霜露，^⑤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⑥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⑦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

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⑧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

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一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

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遶觀隨寓兮，莫必予宮。魂兮無悲以恫。

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晞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爾爲厲於茲墟兮。」

- ①〔正德〕明武宗年號。
- ②〔夷目〕州官之佐。
- ③〔龍場〕地名，在貴州修文縣治。時守仁以兵部主事，疏救戴鏡，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 ④〔覘〕窺也。
- ⑤〔薄午〕近午也。
- ⑥〔蜈蚣坡〕山名。
- ⑦〔畚〕盛土具。
- ⑧〔鍾〕起土之器。
- ⑨〔坎〕穴也。
- ⑩〔孟〕飯器。
- ⑪〔洩〕鼻液也。
- ⑫〔繫〕語助詞。
- ⑬〔驛丞〕官名，司驛站之事。
- ⑭〔餘姚〕卽今浙江餘姚縣。
- ⑮〔扳〕與攀通。
- ⑯〔瘴癘〕山川溼熱之氣，中人輒病，內病爲瘴，外病爲癘。
- ⑰〔奄忽〕死之速也。
- ⑱〔馳〕容蛇也。
- ⑲〔隨寓〕隨地可以寄居。
- ⑳〔恫〕痛也。
- ㉑〔紫彪文螭〕皆良馬也。
- ㉒〔嗒嗒〕太息也。
- ㉓〔累累〕言其多也。
- ㉔〔流離〕轉徙於道路也。
- ㉕〔厲〕惡鬼也。

吾廬記

魏禧

○季子禮既倦於游，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④廬於翠微，址最高，羣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於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曲直之木爲檻，堊以⑤蟹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我曰：「其少衰乎，其將⑥懷安也。」

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蹈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愛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饑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惟子言

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⑤ 遑遑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危而游，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闔門之內，^⑥ 選奕趨趨，^⑦ 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强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强之使守其家。孔子曰：「^⑧ 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爲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⑨ 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⑩ 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闔門而坐，作^⑪ 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

廬旣成，易^⑫ 堂諸子，自^⑬ 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①〔季子禮〕禮，弟字和公，號季子，性澹傲好遊，遊足跡幾徧天下，卒年六十六。

②〔瓊海〕廣東瓊州府，又名海南，在南

海中，爲我國極南地。

③〔勺庭〕禮所築草堂名，阻石爲池，連年蓄其中。

④〔翠微〕峯名，距江西寧都城西十里，四面峭

起百十餘丈。(四)〔壁灰〕厓，蛤蜊，燒其殼爲灰，色白，性燥，功用與石灰相等。(六)〔懷安〕謂苟求安逸也。(七)〔漚〕古文

往字。(八)〔選奕〕逗，同擊。選奕，異性無能也。(九)〔蓋井舟腰〕言俯非恐壓，以蓋掩之，方放下鏡。乘舟渡河，襪袴落落水，

至驚履於舟，然後敢渡。皆形容無際之謂也。(十)〔志志不忘在溝壑〕見孟子滕文公章。言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

壑而不恨。(十一)〔眩怖〕季子渡瓊時，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皆憂恐涕泣。(十二)〔乘月渡海歌〕爲七古，載本人文集。

⑬〔海南道中詩〕爲五古，亦載本人文集。⑭〔易堂〕魏氏兄弟於翠微中幹，開平地，作屋，爲後來諸同志講易之所，即所謂易堂是。(十五)〔伯兄〕其兄祥也。

備覽

寄題魏和公吾廬

陳恭尹

今之人材可屈指，	魏季寧都隱君子。	放舟溟海六月風，	藟足幽州八千里。
巨魚吞舟人食人，	白浪黃沙入睚眦。	危途曾不廢嘯歌，	壯心已覺齊生死。
往時爲我言翠微，	諸峯秀出旁無依。	丹崖劉削下絕地，	石竇委曲中開扉。
蚩行猿引步且伏，	徑盡高原見茆屋。	分星斗牛卽比鄰，	福地金精若奴僕。
良朋或近或遠方，	伯兄仲兄齊雁行。	干戈之際獨無事，	花下往往聞宮商。
盈階况復美子弟，	講德餘暇兼文章。	有時雄辯相奔射，	偏師角立還堅壁。
有時急難相周旋，	首尾皆至如率然。	嗟哉古道久已喪，	老矣餘生復誰望。
聞君近者結吾廬，	亦擬吾廬結其上。		

魏和公吾廬

渡水必渡海，
先生之屋衆山上，

遊俠當遊燕；
日出月出如在掌。

海南燕北旣爾爾，
我有草廬傍其凹，

不如掉臂歸林泉。
青松綠竹聞寒濤。

賴章

讀書與求學

伏園

四十歲以上的人，每把求學叫做讀書；這讀書，也就是四十歲以下的人所稱的求學。（雖然四十歲只是一句含糊話，並不極端附和錢玄同先生一過四十歲即須槍斃之說，但是到底隱隱約約有一條鴻溝，橫在三五十歲中間的某一年或幾年，也是不必諱言的事實。）

理由是四十歲以上的人，一說到求學，即刻會引起他那囊螢映雪，窗下十年的讀書生活，所以他以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讀書以外無求學，要求學惟有讀書。而四十歲以下的人，在他們年幼的時候，新教育已發現了曙光，知道求學不必限於讀書，於是輕輕易易的，把年長者認為讀書這件事，用求學兩個來代替了。

拿小學校來講，校內功課共有七八種，國文只佔七八種中的一種；國文之中，造句也，綴字也，默寫也，問答也，而讀書又只佔四五種中之一種。中學大學也如此，有試驗室，有運動場，有植物園，有音樂會，有各種實際，種種分子湊合而成爲所謂求學，讀書更是其中的小部分了。

有的前輩先生說：學生只准讀書，不准做別的事。試設身處地一想，青年學子要不要怒髮衝冠，直罵他爲昏庸老朽？因爲青年一聽見他這句話，立刻就要想到，「然則我們踢一脚球，走一趟校園，拿一支試驗管，也犯罪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其實呢，前輩先生口中的所謂讀書，有一大部分也無非是求學；不過在他們壯年的時代，讀書以外的求學確是少有罷了。

這兩個字的關係並不很小。因為專心讀書，第一，得不到活的知識。凡書上所有，雖假也以爲真；反之則雖真也以爲假，這是讀死書的先生們的普通毛病。第二，身體一定不能健康。所謂求學，是遊戲與工作間隔着做的。在遊戲的時候，雖然似把所學漸漸的忘去，其實則是漸漸的深刻，凡是學習以後繼以遊戲的，則其所學必能格外純熟。因所學純熟而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因精神上的安慰又影響於身體上的健康。所以專心讀書的人決不會有健康的身體。第三，專心讀書的人，一定不能在團體中生活。

這第三層最重要。學生到學校裏去，不是去讀書的，是去求學的，換句話說，就是去學做人的。人是社會的動物，學做人便是學習社會的生活，就是團體的生活。團體生活的要素，如秩序，如提案，如監察等等，都是非常切要的學問。團體生活要保持平安，第一須遵守秩序。章程法律雖然都是紙片，但潛伏着有莫大的勢力，這勢力本是團體中的各分子所給與的，却依然管束着團體中的各分子。所以各分子如果有擾亂團體安寧的事實，團體一定會有制止的實權，使秩序永遠保持。但是分子中，如有真正不滿意於團體進行的方向而想設法改良的，也不是沒有方法，這方法就是提案，提案希望大多數的通過，所以有宣傳，有各種運動，使大多數人對於現狀感着不滿，而對於新提案表示同情，於是而有不費一兵一卒而得着人羣的進步。這就是提案的功效。提案既經過通而尙有不奉行的，乃至被發現有違反議決案的行動的，於是團體中的任何分子負着監察的責任。這種事例，講起來非常簡單，但孔孟之書裏是不載的，前幾年的教科書裏也未必載，一直要到最近的三民教科書裏也許會有。但有有什麼相干呢？這全在於實地的練習。如果在學校生活時深知球場規則的，出來決不會在各種會場裏搗亂，也不至於因一時的私利而起干戈而衝突。十幾年來，中華民國的校場，不出二途，即文人爭國會，武人搶地盤。是從前在北京時，朋友間閒扯談，有人研究這現

象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我毫不遲疑的答覆他，說這是因為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這句語是頑皮的，意思却是莊重的。那時候的國會議員與督軍們，都是舊教育制度下出身的，確一輩子只把讀書當做求學，沒有受過一毫好好的遊戲教育，運動教育，和團體生活的教育。

於今十餘年了，情形還是沒有十分大變。這次中央全體會議如果開得成，那自然是一天大喜；萬一開不成，如果有人來問我，我還是毫不客氣的答復他，這是因為中央委員都沒有踢過球的緣故。

叫人讀書的人，現在還徧地皆是呵！

書是前人經驗的帳簿，查閱起來，當然可以得到許多東西的，但是前人有的愛上帳，有的愛把帳目記在肚角裏，死的時候替他殉了葬。即使前人經驗全在書裏面，他的一點也只是淺陋的，我們要依着他走過的途徑，在實驗室裏，在運動場裏，在博物園裏，在實際社會裏，一步一步的向前進行。

研究呀，向着學問的大海！書籍只是海邊上的一隻破船，對於你的造船也許是有參考的用途的，但你却莫規行矩步的照着它仿造，因為這只是前人失敗的陳迹，你再也沒有模仿的必要了。

再過五十年，我相信，即使是白髮老翁，也只有勸人求學，萬不會再有人勸人讀書了罷。

范縣署中與弟墨第四書

鄭燮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為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春榆，蹂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鴉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煖老溫貧之具。暇日啜

碎米餅，糝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③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④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東身自好者，豈無其人？⑤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製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其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生平最重農夫。新招⑥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牛郎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願貴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鑒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紉縵布，然而主中饋，習針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⑦鼓兒詞，一以⑧園菜一爲戲者，風俗蕩軟，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⑨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驕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⑩運阡越陌，數百頃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

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

①〔製碓〕說文碓，所以舂也。從石，佳聲，部。除切。段注：舂者，擗米也。杵曰所以舂，本斲木掘地爲之，師其意者，又皆以石爲之，不用手而用足，謂之碓。

②〔春榆駝殺〕詩：「或春或揄，或糝或糜。」揄謂舂曰，陸謂駝禾取穀。

③〔四民之末〕士農工商，謂之四民。（見春秋穀梁傳）

④〔入則孝出則弟〕二語見論語。

⑤〔經濟自期〕此處所稱經濟，謂經世濟民，與經世學、經濟政策之經濟，意義有別。

⑥〔新招佃地人〕佃，本謂治田，或治田之人，後引申其義，遂稱代辦之農曰佃，因有佃容及佃戶之名。

⑦〔鼓兒詞〕北宋人趙德麟述會真記事，凡蝶戀花詞十闕，又別爲二詞作起結，見侯爵自記云：「撰成鼓子詞」十章。近世鼓兒詞殆襲此名。

⑧〔關葉〕即「關葉之戲」，謂關紙牌也。

⑨〔一夫受田百畝〕孟子：「一夫受田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⑩〔連阡越陌〕田間小路，用以區畫田畝者，曰阡陌。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朱熹曰：「陌之爲言百也，遂道從而塗徑亦從，則遂間百畝，道間百夫，而塗徑爲陌。阡之爲言千也，溝洫而道亦衡，則溝間千畝，塗間千夫，而道爲阡。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祝你奮鬥到底

謝婉瑩

——作者所題的原名爲「一個愁鬱的青年」——

我從課室的窗戶裏，看見同學彬君，坐在對面的樹下，低着頭看書；在這廣寂的院子裏，只有他一個人，窗外的景物，都是平常看慣，沒有什麼可注意的，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覺的移到他身上去。

他的性情很活潑，平日都是有說有笑，輕易不顯出愁容的；近一年來，忽然偏於憂鬱靜寂一方面，同學

們都很怪訝，因為我和他相處最久，便常常來起問我，但是確實我也不知道。

這時我下了廊子，迎着他走去，他慢慢的抬起頭來，看見了我，便微微笑說：「你沒有功課麼？」我說：「是的，我看見你一個人坐在這裏，所以我來找你談談。」他便讓出地方來，叫我坐下，自己將書放在一邊，抬頭望着滿天的白雲，過了一會，纔慢慢的說：「今天的天氣沉悶啊！」我答應着，一面看他那種孤索的態度，不禁笑了。他問道：「你笑什麼？」我說：「我想起一件事來，所以笑的。」他不任意的問道：「什麼事？」我笑說：「同學們說你近來有些特別，彷彿是個方外人，我也……」他便沉着的回道：「何以見得呢？」我這時有些後悔，但是已經說到這裏，又不得不說了，就道：「不過顯得孤寂沉靜一些就是了，並沒有什麼——」他凝望天空不語，如同石像一般。

過了半天，他忽然問我說：「有憂鬱性的人和悲觀者，有分別沒有？」我被他一問，一時也回答不出，便反問道：「你看呢？」他說：「我也不很分清，不過我想悲觀者多是閱世已深之後，對於世界上一切的事，都看作灰心絕望，思意行為多趨消極；憂鬱性是入世之初，觀察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他的思想，多偏於憂鬱，然而在事業上，却是積極進行。」我聽了沉吟一會，便說：「也……也許是這樣講法。」他凝望着我說：「這樣，同學們說我是悲觀者，這話就不對。」我不禁笑說：「却原來他們批評你的話，你也聽得一二。」他冷笑推測：「怎麼會不聽得，他們還親口問過我呢，其實一個人的態度變了，自然有他的緣故，何必大驚小怪，亂加推測？」我說：「只是你也何妨告訴他們，省得他們質問。」他微笑說：「其實說也不妨，不過……不過不值得破工夫和他們一一細說就是了。」我說：「可以對我說說麼？」他道：「那自然是可以的。」

又過了一會兒，他說：「從前我們可以說都是小孩子，無論何事，從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問題，也都

的現象。不過一切的問題，自然不能一時都解決了，慢慢的積極做去，就完了。何必太悲觀……」

他立刻止住我說：「你又來了，「悲觀」兩個字，我不愛聽。憂鬱是第一步，奮鬥是第二步。因着凡百不滿意，纔憂鬱；憂鬱至極，纔想去求那較能使我滿意的，那手段便是奮鬥了。現代不過是一種憂鬱時期，以後便是奮鬥時期了。悲觀者是不肯奮鬥，不能奮鬥的，我却不是悲觀者啊。」

我注目望着他，說：「這樣！——你憂鬱的時期，快過盡了麼？奮鬥的目標，已定了麼？你對於這些問題，已有成竹在胸麼？」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說：「你慢慢的看下去，自然曉得了。我本來只自己思慮，不想同誰談論。逸說的，而且空談也無裨實際，何必預先張張皇皇的，引人的批評注意。今天是你偶然的問起來，我們又是從小兒同學，不是泛泛的交情，所以大略對你說一點，你現在可明白了罷！」

這時我站了起來，很誠懇的握着他的手說：「祝你奮鬥到底！祝你得最後的勝利！」
他用沉毅的目光看着我，說：「謝謝！你能和我一同奮鬥麼？」

紙船寄母親

冰心

我從不肯妄棄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國文選讀 …… 紙船 (冰心)

國文選讀 … 論學文之法 (范樟)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托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牠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牠無端入夢。

這是你心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她載着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論學文之法 節錄

范樟

一曰讀法。人生應讀之書夥矣！即以文學言之：周秦以來，二十四朝之作者，爲四庫所著錄，已浩如煙海，窮畢生之力以讀之，尙虞其不足矣。於是凡讀者不得不出於選；已不能選，則取古人之選本讀之；選本不必皆善，則取善本而讀之；善本所選，不必盡如吾意，則又取合意者而讀之。在此層累之下，其所讀之數必不多；數既不多，則讀之能熟；讀之熟，而作者之精神與讀者之精神，○訴合無間，他日爲文，乃○臬乎其有得，○沛然其自行矣。此精選熟讀之效也。今之後生，皆不善讀；或亂讀而不知選，或雜讀而不求熟，而不熟之患，尤甚於不選。蓋文有文境，詩有詩境；更析言之，則昌黎之文，有昌黎之文境，決不同於柳州；少陵之詩，有少陵之詩境，萬不同於太白！倘非反覆涵咏，沈潛玩索，又烏能得其境於心目間，握管而追之耶？無境之文與詩，則土白

山歌之類而已矣；不足以語文學也。

二曰看法。既讀矣，何必看？請先言讀與看之別。書有不必讀而不可不看者；此謂讀當成誦，而看祇過目也；其別一。文有不宜於讀而祇宜於看者；此謂讀必出聲調，而看則僅求意義也；其別二。以此二別，故看之範圍，可廣於讀。左馬爾漢三國之史，皆可選而讀；自晉而後，則大都適於看，而不適於讀矣。近代之文，有斐然可觀，而不耐一讀者；而可讀之文，則有天然之音韻，存乎其中。學文而不知此，於斯道終覺茫然也。然於讀之外，有看，以博聞強記之功屬之。世界之書，古今中外，無不當看；隨其所遇，毋慮光陰可矣。惟是一書到手，必先得提要之方；則首觀其序引，次檢其目錄，書之大概，已瞭然於胸；而後孰當詳，孰當略，孰可認置，不致妄費有用之工夫於無益之文字矣。且學者所患看書不多，於各種學問之門徑，未能清徹；以致所看之書，毫無頭緒耳。若積之既久，門徑一熟，則未見之書，尙不難逆料其內容；而於所看者，其程功之速，又必能擷精華而棄糟粕，要豈待言哉？

三曰作法。從以上之讀法與看法，其於作也不難矣；舍讀法看法而言作法，則吾不知也。猶記幼時年假數十日，至開學第一次作文期，則艱苦倍蓰，迨稍長，知讀書之要，雖年假而手未嘗釋卷也，則艱苦之境，亦澹忘而不再遇。可見作無法也，時習卽其法。每當多讀之際，一沈吟間，雖無文字，而嘗若有一篇無形之文字，其態度波瀾，似我所讀，而湧現於眼前。每當多看之際，一掩卷時，雖無意想，而嘗若有一種可喜之新理，由我所看者，^④紬繹而出，^⑤迥然其欲語。古人無以名之名之曰書味。蓋書味者，作文之原泉也。書而無味，作文焉能有味乎？未能文者恒嫌詞不達意，既能文者恒苦詞不達意；二者之病，皆在不時習。蓋不達之故，由於使用虛字之不盡，不達之故，由於使用形容字之不適，而非書味^⑥。盎然之一法，固無以鍼膏肓而起其廢疾也。

要而言之：文學之事，半由於天才，半由於人力。天才之不近者姑無論；以中人之資，而誤於人力之不施，或施之而失其方，遂致⑤蹉跎無成，年華老大，方言滿口，短札倩人，殊可憫也。且為一國之國民，而不通知其本國之文字，猶傲然自負，欲附於上流人物之列，何其無恥也？甚至弁髦其本國之文字，而崇拜他人，是亡國奴虜之行爲，豈所望於愛國之青年哉？古今論文之書，自陸機劉勰而下，汗牛充棟，研究非易，裨益無多，今姑以不佞所心得者言之，或可爲有志者之一助爾。

- ①〔訢合〕訢音欣。訢合和氣交感也。
- ②〔皋〕俗作皐，襃也。襃豐而長引之。
- ③〔沛然〕盛大流行之貌。
- ④〔紉繹〕引其端緒也。
- ⑤〔連〕音由，笑貌。
- ⑥〔盎然〕盛貌。
- ⑦〔蹉跎〕失時也。

備覽 初步作文訓練

陸懋綸

現在一般學生，他們所作的作文，往往不能達意，或者不相連貫，國文教師對這種作文，因難於修改，每在文末批「文不達意」等的語句，這個，可以總括一句，乃「不多看書」「不多作文」之故。「多看書」「多作文」，可以使文進步，這句話確實可以使人相信。然而現在一般學生，看書好像「走馬看花」，自然少有心得。譬如：書中有不識的字，看過就了事，不求甚解。倘若遇到不能解釋的句子，並不加以查考，或者即問師友，這怎能有進步呢？「敷衍」是一般學生在看書時所患的通病，他們不但這樣的「敷衍了事」，將來倘再遇到這種難字句，仍舊不求了解，這樣一來，那麼作文時，還能做得出較好的文章來嗎？這就是現代一般學生所有的毛病，作文的少有進步也因此而來。

要補救這種弊病，只有國文教師督促學生做「閱讀筆記」。怎樣叫做「閱讀筆記」呢？就是將一本所指定的書本，看完一段之後，將要在腦筋裏，想一想，然後在「閱讀筆記」紙中分項記明。此項筆記冊，上面可分：「生字音解」，「內容摘要」，「閱後感想」等幾項；——還有幾項……有時還可以將書中的雋美字句運用到自己的筆記上去，隨時翻閱，隨時記憶將來作起文來，可以在適當地方引用，這樣就可以使自己雜亂的文字，歸入正軌，作文的進步，可以較快。

三，作文構思的仿效 因為看過書之後，要有秩序的記述出來，就可以把書中記事述言之運思布局，加以做效學習，以後作起文來，就可得到其中構思寫作的步驟。

四，生字音解的明瞭 倘若存看書時，有不懂的字句，立刻記在「閱讀筆記」上，并且就將音解注上去，將來翻閱時見到，就可以牢記一下，以後用起來，就可以很便利，很妥當。

除去以上四點外，還是一點，可使寫小字有進步，這個雖是附帶的利益，但小學不論用鋼筆或用毛筆，因在現代社會裏極其需要，所以趁此機會，大可練習練習。

學初步作文而尚無顯著進步者，似不妨照此一試！

（錄晨报）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曾國藩

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驟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

國文選讀 … 與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弟 （曾國藩）

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卽以做官發財爲可恥，以①宦囊積金遺子孫爲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專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爲②甘旨之佐；戚族中之窮者，亦卽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卽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做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③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蓄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食；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④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取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畧多。將來我罷官歸來，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宦囊；一絲一粟，不私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

○〔堂上〕謂父母。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又北史：太夫人在堂，故稱父母曰堂上。○〔宦囊〕謂居官所得之錢財。

○〔甘旨〕味之美者。甘之也。佐，謂以美味佐親養也。○〔廉俸〕廉謂養廉，俸謂常俸。官祿有俸有廉，故云。○〔姑

息〕姑，且也；息，休也；猶言苟且偷目前之安。一說：姑，謂婦女，息，謂小兒，謂細人之愛也。以姑息言，以婦人小兒待之，不多責備也。

備覽 贈小弟冰季

冰 心

右手握着彈弓——左手弄着泥丸——背倚着柱子——兩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雙眼——是偵伺着花架上——偷啄葡萄的烏鴉罷——然而殺機裏却充滿著熱愛的

神情

我從窗內忽然望見了——我不覺凝住了——愛憐的眼淚——已流到頰上了

買絨線

蘇 梅

和康在街上閒逛，看見可愛的東西，便買一點。二人一面走，一面東張西望，明晃晃的電燈，從玻璃窗裏射出，無論什麼貨物，都覺得璀璨可愛，惹人視綫的。忽然間我回頭不見了康，看他原來他在二丈外的小攤子上買襪子。我不願意更走回去，便停在一家小小雜貨舖等待他。

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很樸素的花布旗袍，烏雲似的頭髮，早已截去，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與她並肩立着的一個瘦的黃老婦正在櫃台邊與

店夥爭論一枝絨線的價錢；無疑的，她是那女郎的母親。

絨線的價錢，討論未成，老婦想不買了。那女郎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似乎是說這顏色很難配。不可錯過機會，老婦人只得向衣袋裏掏錢了。

這極平常的光景，才射入我的眼簾，便閃電似的蘇醒了十年前一個記憶。

一年初秋的時候，母親和我從鄉下到省城——安慶——有一天我陪她上街買衣料，我見衣舖裏有一個玻璃餅，裏面翻着一張雪景，異常清雅，我想將它買回來，作畫時作為銀紙之用，便請母親買。問價是四角五分，母親嫌貴不要，我在旁撒嬌撒癡的定要她買。店裏的人都笑了，說道：

「太太，你買了吧。這東西正好給小女孩子玩。」

慚愧，我那時身段雖不高，却已經十八歲了。在母親前我依然是一個八歲的孩子，無怪乎店裏的夥計，也把我當作小女孩子了。

母親一面帶着愛憐的笑，一面帶着埋怨的口氣：「這東西一不留心就會打碎的，有什麼用呢……你總不聽我的話。」但是，當走出那洋貨舖門時，那可愛的玻璃餅，已在我的衣袋裏了。

今晚看了這雙母女，回想從前我和母親一段的情況，我竟呆呆地立在雜貨舖邊，惘然如入夢。康買好了襪子趕來，看見我臉上，隱有淚痕，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梗，很奇訝的問道：

「好好的爲什麼在街上哭呢？又誰得罪你了？」

「誰哭呢？剛才起了一陣風，馬路上飛沙吹入我的眼睛吧了。」

我勉強說了這幾句普通的解釋話，——其實也尋不出別的話來，——便和康離開那絨線店向前走去。

到湖州後的感想

戴季陶

湖州的社會，從近代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來，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這個地方，已經快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還不過將進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上海好像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湖州還是十八世紀中葉的景象，許多工場當中，聽說用引擎的，只有一兩家，大多數都不脫手工業習慣。而且這個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舉動，都是很和平安祥的。就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看，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決不像上海的人，要爭甚麼一點半點鐘，更不像歐洲美洲的人，要爭一分兩分鐘；在他們意識裏，一天半天的工夫，不算是甚麼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約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以一天作約會標準，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經要算是尊重時間了。而且他們普通所意識的上半天，也並不是用時辰表的正午十二時做標準，他們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吃中飯的時間做標準的。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看見一班穿長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是街上看見下苦力的江北人，他們筋肉的緊張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

這幾天我們住的房子正在請工匠修理，木匠師傅，泥水師傅，共有十來個人。我們看見他們工作的條件和態度，已經覺得這是上海的工場工人所夢想不到的了。他們除了工錢少這一點而外，其他的工作條件，都不能算是很壞的。就工作時間說，他們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總在八點鐘後；下午散工，是五點鐘。計算起來，已經只有八點多鐘了。這還不算少。他們在工作時間當中，要吃四次點心，四次煙，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鐘，已經三點多鐘去了。所以他們實實在在工作的時間，是只有五點多鐘。（湖州的工場當然不

能如此。)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總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時間。而且他們一面工作，一面儘管可以說說笑笑，又沒有常動不息的機器來催促他們，就神經的疲勞上說，真是比上海的工場工人要舒服許多倍了。

在下雨的時候，我們走到街上去，看見抱轎子的，人人手裏打着一把雨傘。這個現象，也是寫出這個社會裏的人從容不迫的景象。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農忙蠶忙的時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裏這些紳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傭工。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我們到湖州來之後，自然接觸的幾件事實。其他一切社會狀況，我也還沒有做過調查工夫，當然不能曉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幾樁事情看，我們很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湖州人這一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狀態，是從那裏來的呢？就人生的意義上說，我想這樣游刃有餘的做一世人，總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人，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是不是湖州人的修養工夫高過上海人許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說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識，一定是不如上海人。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這一個判斷。所以決不容易說湖州人的從容不迫，是從修養上得來。

即使要說他們是從修養得來，那末我們還可以問一句話，他們的修養，又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一定是他們有修養的時間才行的。一並不是以精神決定社會生活，是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一這一個總括的概念，是經濟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所教訓我們的。我們如果相信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能不注意湖州的社會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生產關係。我們單就湖州工業的生產方面看，雖沒有做過切實的調查工夫，却是有一點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一，湖州的生產規模，還不脫「定貨生產」的習慣，就是應於確定的需要而為供給的生產法。現代資本家生產制度特點之一的一盲目的生產，「還沒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湖州地方勞動的需要和供給，還是比較平均的，沒有許多資本家來製造勞動預備軍。所以農人的都會集中，和勞動市場的自由競爭這兩層都沒有十分劇烈。支配工人生活，維持工人幸福的，還是靠着舊日同行的組織和習慣。所以他們的工作條件，一般的都比資本家生產制已經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我們看湖州的紳士階級和上海的紳士階級，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紳士階級，只是由土地的占有這一個單純的事實形成的。所以維持紳士階級特權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個地租。近代資本家生產制下剩餘價值，在湖州是沒有的。就工場組織看，湖州的工場，還是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剩餘價值，和資本家生產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對於社會一般的壓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裏面，於有意無意中得來的觀察。生產制是這樣，所以自由競爭當然不會完全實現，在商業上也沒有過重投機。這樣一個社會，自然使我們這些剛從緊張到二十四分的都市跑出來的人，覺得十分從容，十分安祥。我們書樓下面，臨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對面對着一灣古城，四面桑田，裏的桑，都呈活潑而濃厚的生趣。城外道場岷山雲，巢連山的翠色，映到我們眼簾裏，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風景圖。隔壁一家製絲的人家，大小男女六七個人，每天在這池邊製絲。他們那一種和平而快樂的顏色，和那很熟練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們生活的安定。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放工了。在池邊放兩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吃着旱煙，很歡喜的談今道古。他們談的歷史，無非是封神西遊一類，有影無

蹤的東西。他們所焦心的，也許只是天不下雨，雞不生蛋，一類的自然事實。他們所希望的，總是福壽康寧，家給人足。他們的機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們得安慰的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這樣明媚的風光，淨潔的空氣，已經足以給他們多少的興奮和轉換。比起上海高天洋樓裏面，一天做十二點三四點甚至十五六點鐘工的苦命人來，真是一個是在天堂，一個是在地獄了。

打破思想界的四種迷信

饒上達

我曾聽見一個人說：「中國目前的學術界，不但談不上科學兩字，就是思想兩字，也很難承受不壞，普通所說的思想界，不過是一種迷信。」這話驟看好像不對；仔細一想，實在不錯。再進一步想，就覺得這真是大可痛心的事。

世界上一個國家，若要算他是個真正獨立國，不但是要武力經濟能毅維持獨立，并且要有獨立的科學。前清的時候，以爲英、美、日、俄所以強，只是有好的海軍、陸軍；所以唯一的革新，就是練新軍。到現在又覺得還有經濟的壓迫難擺脫，全國上下開竊，那裏還能有獨立撐持的希望呢？所以又有熱心的人，在實業上圖發展。不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在後面，就是獨立的科學。試看全國幾個有名無實的大學，那一個勉強可說是完備的；研究各種專門科學的學術機關，人家不曉得成立了多少，歷史都有了多年，我們國裏還是一個完備的都找不着；大學裏不買外國書，就沒有存在的餘地；大學生不學會一兩種外國語，就簡直不能研究學問；不到外國去留學，就不能造成半個專門家。這不是大大的國恥嗎？

有人說：「這話未免說得太過。我國目前科學雖然不能獨立，但是五四運動以來，思想界倒很活動有

生氣。你看文學革命呀，教育革新呀，社會改造呀，這些聲浪多麼高，將來總有走上正軌，達到目的的一天。這話雖有理，但是還有幾分悲觀，就是這些現象，很難說是真正的思想活動，不過是一種迷信的傾向。這種舉國若狂的思想活動現象，最後是確有他的功用；但在這種歷程的本身上觀察，實在和原人迷信神權毫無分別。我且描寫幾種，說給諸位聽：

(一) 迷信偶像 現在思想空氣裏最大的流行病，就是迷信偶像——名人。自從杜威、羅素到中國，中國人把他們當了洋偶像，抬着到各處出會，這種空氣並且漸漸濃厚了。前不多時，又有孟祿博士來擔任實際教育調查社的事，也是到處把他當偶像抬，無論什麼問題，都提出來問，好像他就是威靈顯應的菩薩。試問他一個外國人，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能幫助我們解決一切的問題嗎？近來有人反對新文學，也硬抬個洋偶像白璧德來樹旗幟。還有一班國內大學的教授，有許多把他看做偶像的崇拜，這裏請他調查，那裏請他演講。我聽見某某先生到湖北講演，不過講了二小時，一切招待費用，倒去了二三百元，這不是迷信偶像是什麼？出版界裏，這種事情更多。譬如極平常平民閱讀的三國志，原來只要三角錢就可買一部；經了個什麼大偶像，加了些新式標點符號，做幾行序，黏上一個「新」字，就特價一元幾角。還有許多人聽了某某大學教授，某某博士碩士，就好像見了兵馬都督降魔大元帥一樣。你說這不是迷信偶像是什麼？

(二) 迷信廟宇 一般的愚民不但迷信偶像，並且迷信廟宇。譬如知道某某偶像是某某某廟裏，便只要聽見那個廟宇的名字，就十分相信了。現在的思想界也有這種現象，不但迷信名人，連名人所在的廟宇也迷信了。所以有人動說某某是哥倫比亞大學出來的，某某是在牛津大學裏，巴黎大學裏念書的。國內也有這種廟宇，所以有人說某某是北大的教授，某某是南高的教授，那就少有人說他的破綻了。

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年半年，選了幾個學分，回國就做大學教授。在北平南高做了半年特別生，就大發表言論，介紹新思潮，提倡(八)產兒限制。

(三) 迷信巖洞 思想界不但是有迷信廟宇的，還有迷信巖洞的，就是廟宇所在的地方，也對它起了迷信。不問什麼菩薩，什麼寺觀，只窺見個山巖名字，就十分迷信了。譬如一個人只要曉得他是留學美國，或是英國，法國，那就不問他到底是進什麼大學，研究什麼學問，他的言論總是拜服的。你看一般人發表的文字，末了總會寫出一某某月日於巴黎（或倫敦紐約）一國內的偶像，就寫「……於北平」……於南京。」

(四) 迷信符咒 一般愚民的迷信，並不要見到偶像，只要求得一竿令旗或者是一張黃紙條兒，上面畫着一個大符咒，就威勢高張，以為可以鎮壓百邪。近來思想界空氣，也有這種現象。普通一個人，能說幾句外國語，就拜服的了不得。一篇發表的文字，上面夾有幾個英文字，或者法文字，一個平常的講演，引了兩句外國人的話，抄襲兩句外國書，就可以聳動一般人的聽聞。所以有些無知的大偶像，大學教授，只是專會討這樣的生活，混得大名鼎鼎。还可惜這一般迷信的人，受他們的欺騙呀！

(五) 培植根生在近世科學思想發軔的時候，痛斥謬誤思想的四種傀儡。我以為現在我們的思想界，也得要有培植這種人再生，大聲疾呼的打破這四種迷信，那末，才可以希望有獨立的科學，獨立的國家。

①〔杜威〕John Dewey 美國現代的教育家，兼哲學家，一七一九年五月來我國講學，他到過並且講讀過的地方，有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十一省，一九二一年，七月歸國。所講演的，都是教育上的革新，和哲學上實

歐主翁(1859) ①【羅素】Bertrand Russell 英國現代的大哲學家，和社會思想家，一九二〇年十月來我國講學，一九二一年七月歸國。 ②【孟祿】Paul Monroe 美國現代教育家，一九二一年應黃郛教育調查社的聘來我國調查教育。(1869) ③【白璧德】Irving Babbitt 美國哈佛大學的文學教授，主張人文主義者。 ④【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美國著名大學，設在紐約。 ⑤【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英國著名大學，設在奧斯福。 ⑥【南高】從前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簡稱。 ⑦【產兒限制】美國女思想家山格夫人，Mrs Margaret Sanger 首先倡導生產兒女的限制，當時我國女界中，也曾有極端信仰和熱烈的宣傳，然此實爲違反性律之謬說，不可盲從。 ⑧【培根】Francis Bacon (1661-1726) 英國的政治家，兼哲學家，他所痛斥的謬誤思想的四種傀儡，一是嚴格的傀儡，二是廣場的傀儡，三是市場的傀儡，四是種族的傀儡。

風波

魯迅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彎彎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面河的農家的煙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土場上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櫈，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櫈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出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是田家樂呵！」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爲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

蕉扇敲着燒腳說。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够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吃飯了，還喫炒豆子，喫窮了一家子！」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却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大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世界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頗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擡，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孫，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怎麼這時候纔回來，死到那裏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蒙

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事情：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喫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橈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歎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歎了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

「皇帝要辮子。」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盤飯，捧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喫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來麼？」

*

*

*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聲響，入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喫完三碗飯，偶然抬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肥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鄞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惟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選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註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汜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已經不是道士，却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直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舉筷子沾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嗎？」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帝皇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裏，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嗡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剪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够了。從前的長毛是一整匹的紅緞子裏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腳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够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的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七爺到村，都趕緊喫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場人物，被女人當

大衆這樣尋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抬起頭，慢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你……」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詩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到也沒有什麼醜嗎？況且衙門裏的太老爺也還沒有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把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呵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喫完一大碗飯，擎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無恥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撿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憤憤地一巴掌打倒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大聲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一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却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遠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薦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

空舉，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嗎？」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老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煙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掙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煙，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嚔，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煙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想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辮子呢？辮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

*

*

*

第二天清晨，七斤仍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擎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和一個飯碗回村，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

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够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廉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是常叫他「囚徒」。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念書了，獐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

*

*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喫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了八十大壽，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漸近衰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六個的銅釘的飯碗，在土場一溜一拐的往來。

陽歷

玄同

有人說：「陽歷真是沒有道理，什麼連端午中秋都沒有？除夕晚上，月亮會圓的：這還成個什麼樣子？」我要問他：有了端午中秋，有什麼用處？除夕晚上月亮圓了，有什麼壞處？我的意思，以為端午中秋，正該廢除。若要吃著發包的糯米，玫瑰白糖餡的圓餅，什麼時候都可以吃。現在特別定了這兩個日子吃這兩樣東西，白白的耗費了兩天的光陰，自費荒唐。何況端午還要掛什麼沒有做過人的鬼臉，叫什麼鐘馗，中秋還要供什麼「兔兒爺」，盪上一陣子頭，這簡直是瘋子胡鬧，當然應該禁止。

80
25901

BC

34.3

1